

雪地長虹

章回小說



序

瓦希列夫斯卡是波蘭女作家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，波蘭淪陷，她步行了一千二百里路，到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去。她在那裏，受到熱烈的歡迎。等到希特勒背信棄義，進攻蘇聯，這位熱血澎湃的女作家就執筆從戎，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紅軍部隊，擔任從軍記者。她的足跡，走遍了整個烏克蘭的原野，她看見蘇聯人民，無分男女老小，都是投袂奮起，跟侵略者作英勇苦鬥，其事蹟可歌可泣。她還聽到在烏克蘭一個小村莊上，有個平平常常的農婦，當德軍佔領那個村莊的時候，這個農婦就跟着游擊隊到森林去，替他們煮飯洗衣，並且擔任偵探情報的工作。想不到她是一個懷孕的婦人，等到十月滿足，在樹林裏實在不能夠做產，就偷偷地回到自己村莊上，不幸給敵人捉住。敵人把她痛打，還把她剝得赤身裸體，在冰天雪地裏走着，逼着她指出那些是游擊隊員的家庭。可是這個農婦緘口如瓶，什麼也不說，敵人無可奈何，只好把她關起來。接着她在牢裏，生下一個兒子，敵人又來折磨她，威嚇她；她却寧死不屈。敵人老羞成怒，就把

那個嬰孩殺了，並且把她自己也投到冰河裏去。瓦希列夫斯卡聽到這個農婦的故事後，心裏大受感動，馬上把它當做中心，寫起這本小說來。我們在本書裏，可以看到蘇聯淪陷區人民赤手空拳，用盡所有的方法，來打擊殘暴的侵略者，到底獲得了偉大的勝利。再來回顧我們自己，以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，淪陷區人民在水深火熱中英勇鬥爭的情景，記憶猶新。我們也可以從本書中學習蘇聯人民的鬥爭精神；同時，當此刻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火燄，燒到本國邊境上來的時候，我們在衛國保家的號召下，閱讀本書，更有深切的意義。

本書原名「虹」，曹靖華先生譯，三聯書店出版，我是根據這本書改寫的，謹向原譯者致謝。

改寫者 一九五〇，初冬，上海

序
第一回
第二回
第三回
第四回
第五回
第六回
第七回
第八回
第九回
第十回
第十一回
第十二回
錄

屍橫山谷華西死難	鳩佔鵲巢卜霞事仇	一
長林豐草慈母暫歸	雪地冰天彩虹初現	八
挺身受奇刑街頭踏雪	仗義還毒手溝裏走屍	二四
狗頭獻計一意邀功	村民堅強五人作質	三二
胡斯普壯言慰少女	奧立娜雪夜產寧馨	元
赤子無辜輕青饒吻	正氣長留屍落冰河	三五
山窮水盡身旁生枝節	柳暗花明天外傳好音	四二
天網恢恢跛脚錫奸	言詞喋喋耳光作賞	四七
慰民情駕機來空中	愁軍餉牽牛過堂下	五四
雪中送炭孺子爭先	火上加油老夫學唱	五九
燈映錦衾一槍鍊淫婦	血濺嬌娃再度現長虹	六五
藏彼頑敵英雄埋骨	還我河山戰士進軍	七三
本書重要人名表		九

第一回

屍橫山谷華西死難

鳩佔鵲巢卜霞事仇

上場詩

希魔背信勦刀兵，錦繡河山滿血腥，

衛國保家齊奮起，獻身游擊到叢林。

網羅誤落受奇刑，忍看狂寇殺幼嬰，

屍陷冰河心不屈，千秋萬古垂英名。

看官，你道上面這八句新詩，說的究竟是那一件事蹟，且聽在下面慢慢道來。話說在一九四一年夏天，德國法西斯魔王希特勒，背信棄義，調動了一百七十個師團的大軍，突然進攻蘇聯。這個魔王滿心打着如意算盤，以為靠着泰山壓頂似的兵力，而且出其不意，一定可以一口氣把蘇聯打垮。誰知蘇聯全國軍民，在斯大林大元帥的號召下，投袂奮起，保衛祖國。他們打得實在厲害，真是寸土必爭；就是爲了戰略關係，陣綫不得不

向後轉移，也要叫敵寇付出極大的代價，才肯撤退。德國強盜雖然暫時佔領了一些地方，可是全無用處。差不多每個淪陷的村莊上，都是空室清野，什麼東西也沒有，男人們全打游擊去，只留下一些老弱婦孺，看守屋子。誰知這批老弱婦孺，敵愾同仇，也是怪不好惹的。看官們讀過後文，就可知道。轉瞬冬天來了，北風怒吼，冰雪遍野，德國佔領軍忍飢挨凍，還得日日夜夜，提防游擊隊的偷襲，這一番苦況，也着實够受。這裏別的不提，單表烏克蘭地方有一個村莊，那村莊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足足有三百戶人家，全是務農的。本來這一帶田地，原是在幾個大地主手裏，村上的人都是佃戶，他們一年到頭，像牛馬一般的工作，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。幸得共產黨來了，他們才翻了身，參加集體農場，興高采烈地勞動生產，大家豐衣足食，日子過得真是幸福。忽然霹靂一聲，蘇德戰爭爆發，蘇聯人民爲了保衛祖國，爭先恐後，前去參軍。就是這個村莊上三百戶人家，差不多每戶人家，全有人去參軍的；留下來的時候，更加努力生產，支援前線，爭取最後勝利。且說那幾個月裏，德國強盜狼奔豕突，殺到了烏克蘭地方，紅軍爲了縮短陣線，忍痛撤退。一個月之前，敵軍就打到這個村莊上。在河邊的山谷裏，一小隊英勇的紅軍，還和德國強盜打了一仗，雖然衆寡不敵，紅軍弟兄們全部壯烈犧牲，可是德國強盜也吃足了苦頭。因此他們心裏恨到透頂。當他們佔據了這個村莊之後，馬上貼出煌煌告示，不准村人去掩埋山谷裏陣亡戰士的尸首，違者嚴罰不貸。但是村人們想到：那些橫七豎八躺在山谷裏的尸首，全是自己的同胞，正像本地家家戶

戶都有人去參軍一樣，他們也是什麼地方的子弟兵，現在斷頭折肢，暴尸沙場，怎麼忍心看得下去！於是那一晚，有個名叫柏楚克的青年，掙着一把鋤頭，趁着黑夜，偷偷地摸索到那裏，準備挖個土坑，把他們草草埋葬。誰知德國強盜正躲在暗地裏監視着，他們看見柏楚克揮動鋤頭，就不聲不響，舉槍瞄準。只聽得砰的一聲，子彈打中柏楚克的心口，他發出一聲慘叫，直倒下去，鮮血從背上冒出來，四肢掙扎幾下，立刻一命嗚呼。他的尸首也就此躺在那裏，跟陣亡的弟兄們作伴，從此以後，村民誰也不敢再到山谷裏去了。可是德國強盜實在辣手，看看冬天已經來到，自己身上衣服單薄，不夠禦寒，就老實不客氣，把尸首上的大衣、軍服、靴子，剝個乾淨。不久，大風雪來了，整個村莊，給裝點得像白銀世界一樣，也把躺在山谷裏的戰士尸首，蓋上一牀雪白的大棉被，倒免得他們給野獸啃噬。事有湊巧，在這一小队陣亡的紅軍裏，恰恰有個本村人，姓名叫做費華西。費華西的父親早已亡故，一向跟着母親費老大娘，在集體農場裏工作度日。戰爭爆發，他也參了軍，跟着部隊開走。就在村莊淪陷的前一天，一小隊殿後的紅軍，經過這個村莊，費華西也在裏面。他請了幾個鐘頭的假，歡天喜地回到家裏。老大娘見了兒子，真的是喜出望外，緊緊地擁抱着華西，禁不住老淚縱橫，千言萬語，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。她留華西吃了一頓豐滿的晚餐，又讓他回到部隊裏。想不到在第二天黎明時候，德國強盜衝到這個村莊上，跟紅軍在山谷裏打了很激烈的一仗，用了壓倒的兵力，把紅軍完全消滅，這件事上面已經表過，那位費華西在這一仗裏，也就

此光榮犧牲。等得費老大娘偷偷地到山谷裏，找到他的尸首，只見他身上的軍服皮靴，早已剝光，身體給冰雪凍得鐵硬，簡直像化石一般。他的致命傷是太陽穴上一個彈孔，孔邊凝着紫色的血塊，還黏着一縷頭髮；雖然他的面孔已經發黑，可是那清秀的眉目，閉着眼睛靜靜地睡覺的樣子，費老大娘一看見就認得，正是她的獨子。她實在心痛如絞，又不敢嚎啕大哭，轉念一想，華西爲國捐軀，正是最光榮的事情，她又何必再傷心呢？可憐她看到柏楚克的榜樣，怎敢再動手把兒子埋葬，只好讓他照樣躺在冰雪中，等待機會再說。這天她看到兒子的尸首之後，忍着滿心痛苦，回到家裏，想不到家裏又發生事情，幾乎把這位老大娘氣個半死。原來費老大娘的屋子，在村莊上算是比較寬敞的，不幸給德國強盜看上了眼，佔領軍的司令顧爾泰上尉，就搬進她的屋子來住。最惹氣的，那個德國上尉，還帶着一個姘頭，姓名叫做卜霞，長得又小又瘦，却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味撒嬌賣俏，聽她說話的口音，正是本地人。費老大娘不由得暗暗地啐了一聲：「呸！不要臉的賤人！賣身投敵！」她心裏雖是痛恨，但是赤手空拳，無可奈何。德國上尉把費老大娘趕出臥房，叫她到灶間去住，自己和他的姘頭，舒舒服服，躺在老大娘的鴨絨被窩裏。可恨這個無恥的賤人，居然裝模作樣，擺出軍官太太的架子來，吩咐費老大娘給她掃地煮飯，把她差遣得像老媽子一般。費老大娘想到陣亡的兒子，看看眼前的情景，真是氣得把五臟六腑都炸翻了。她在灶間裏，對着熊熊爐火，低聲咕囁着說：「賤人，你等着吧，等着吧！嘿，總有那一天，叫你碎尸萬段！」不過顧爾泰上

尉估住在費老大娘的屋子裏，也給了她一件方便事。那是費老大娘每天一早，總要到河邊去挑水，她就趁這個機會，偷偷地去望望陣亡的孩子，還把他凍得僵硬的尸首撫摩一下。自然這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覺的。如果顧爾泰知道那批陣亡紅軍中有着她的兒子，她還每天去望他，那末費老大娘也休想活得了。但是那個德國強盜的姘頭，偏偏跟她找麻煩。費老大娘挑水回去，走進房間裏，只見卜霞正在被窩裏生氣，狠狠地看着她說：「怎麼這樣久呢？我簡直等得要命！」老大娘不答話，自管自走到爐子跟前，把水倒進銅壺裏，又加上幾片木柴。卜霞吩咐一聲道：「倒杯水來，我要喝。」老大娘偏不賣帳，冷冷的答道：「水在桶裏，你起來拿吧。」卜霞碰了這個釘子，氣得柳眉倒豎，在被窩裏掙扎一下，說：「老婆子，你等着吧，等丈夫回來，我就告訴他。」老大娘聳聳肩，不再做聲，心裏暗罵：不要臉的東西，這個強盜算是你的丈夫！她實在不願意再看卜霞，就走到灶間裏去。卜霞癱在被窩裏，覺得乏味，也只好起身。她穿衣梳妝，照着鏡子，打扮了好久。平心說起來，這個女人嬌小玲瓏，確有幾分姿色，可是總脫不了病猴子那副樣子。她先開着留聲機，唱來唱去，老是那幾張片子，她實在聽厭了，想跟人擦擦天，但是村莊上有誰跟她說話呢？她想到老大娘到底不會倒水來，只好自己到灶間裏去，從桶裏舀杯冷水喝了。那時候費老大娘坐在一條板凳上，在削馬鈴薯。卜霞又像自言自語又像對她說：「這些馬鈴薯是多麼的小啊。」老大娘不聲不響。卜霞就搭訕着問她說：「這裏的馬鈴薯全是那麼小的嗎？」老大娘還是一個不理睬。卜霞有點兒生氣

了，對老大娘說：「你爲什麼不跟我說話呢？難道我是害傳染病的嗎？」費老大娘好不容易抬起頭來，冰冷的眼光看着卜霞，說：「你比害傳染病的更壞！我告訴你，你將來要比害傳染病的人死得更壞！」卜霞聽得這兩句話，不由得怒火上沖，很想跳上前去，把老大娘括幾下耳光，但她到底是勉強按捺住了，却裝出一副可憐相說：「唉，你想叫我怎麼辦呢？餓死嗎？等待嗎？夏洛夫大概早已陣亡了。德國兵將要永遠留在這裏。顧爾泰倒是一個好人，他會帶我到他的故鄉德國去的，那邊總比這裏要好些。這裏的日子簡直不是人過的。你看：吃的，穿的，用的，什麼都沒有，爲着要一雙絲襪，我把心思都花盡了！」費老大娘冷笑一聲說：「對啊，你就是爲了這些，就賣起身來！我告訴你，你的顧爾泰決不會帶你去的，不必等到德國強盜滾蛋的時候，他就會像破鞋一般把你丟掉了。現在你儘管去躺在我的鴨絨被裏，跟德國強盜睡覺吧，不久的將來，我們的軍隊回來之後，叫你這個賤人瞧瞧顏色！」老大娘好一頓痛罵，把卜霞氣得渾身發抖，她狠狠地說：「好！讓我先來收拾你。等一下顧爾泰回來，我就告訴他，你去挑水爲什麼去得那麼久！」費老大娘聽到這句話，好像受到當頭一棒，她直跳起來，噙哪一聲，手裏的刀子掉在地上，馬鈴薯也滾了一地。她握着拳頭，直向卜霞撲去。嚇得卜霞面色蒼白，步步退縮，她的兩手舉到胸口，像是要防禦似的。只聽得費老大娘厲聲問道：「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我上那裏去的？你是怎樣知道的？你說！」卜霞見她不再撲過來，才定了定神，想起顧爾泰所派的衛兵站在窗外，只要喊一聲就夠了，於是放下心，說：「嘿，老

婆子，你當我什麼都不知道！虧你每天早晨做得好事！」費老大娘一聽，心裏忙不迭地叫苦，正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自己每天早晨去瞧陣亡的兒子，一定被這賤人知道了。停會她報告了顧爾泰，那可糟糕！她恨不得一箭步躍上前去，又住這賤人的喉嚨，把她扼死，可是衛兵正在窗口踱方步，只要一有動靜，他就馬上衝進屋裏來，費老大娘幾根老骨頭，怎麼吃得消。費老大娘只好吐了一口唾沫，仍舊回到板凳上削馬鈴薯，心裏兀自盤算對付的方法。現在卜霞給了費老大娘一下痛心拳，得到勝利，面上得意揚揚，也不願意再跟這老婆子多說，就回到房間裏，又是閉起留聲機來。留着費老大娘一個人在心裏發冷。她想：這賤人從那裏知道這會事的？誰會告訴她呢？正在這時候，房裏的留聲機歌聲停了，只見卜霞穿着長統靴，披着皮大衣，嬌嬌婷婷，從房裏出來，走到外面去，她的面色冷得可怕。費老大娘忍不住喊出一聲咬啞來，這賤人一定是到司令部去報告顧爾泰的，那怎麼好！正是：健兒喋血臥冰雪，淫婦賣身事寇仇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長林豐草慈母暫歸

雪地冰天彩虹初現

話說卜霞走出門來，咯吱咯吱，踏着冰雪，正是走到顧爾泰司令部去的。不提她一路走去情景，且讓在下把這個賣身事仇的賤人，略表一番。原來卜霞正是本地人。她有一個同胞姊姊娥茹，一直住在這個村莊上當女教員，尙未結婚，倒是個很正派的姑娘。卜霞可不然，她從小就嬌生慣養，懶得勞動。幾年前和紅軍中尉夏洛夫認識，就結了婚。夏洛夫長得模樣英俊，性情豪爽，是個斬釘截鐵的好男兒。他很愛卜霞，看她一心只講究打扮，不肯做活，甚至於捨不得糟塌自己那雙粉嫩雪白的手，去洗衣服和擦地板，曾經好言勸過她幾次，無奈卜霞總是不聽，夏洛夫爲了免得洩氣，也就不再多說。好在夏洛夫在軍隊中服務，每月開的餉銀，也很可觀，他們兩口子又沒有孩子，用起來倒還舒服。但是娥茹對於自己的妹妹，實在看不上眼。娥茹長得很健壯，跟弱不禁風的卜霞，恰成了個絕妙的對照。她整天忙着教育小學生，還參加社會活動，簡直從來沒有打扮的工夫。她那一頭金黃色的秀髮，挽成兩條鬆鬆的粗辮子，垂在腦後，冬天她那一雙紅腫的手，凍得長滿凍瘡；夏天她的面孔，給太陽晒得發黑，好像吉普賽人一樣，她也滿不在乎。而且娥茹很識相，知道她那漂亮的妹妹，不大歡迎鄉下大姑娘似的姊姊去拜訪她，所以難得上夏洛夫的門；乾脆她跟卜霞道不同不相爲謀，只知道他們兩口子

過得很好，也就算了。半年前戰爭爆發，夏洛夫就和嬌妻分別，跟着部隊出發。誰知他一去之後，整整有五個月，都不曾來過一封信。也許他是轉戰沙場，失掉了聯系；也許是遭到不幸，做了俘虜或者已經陣亡。正是：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。這個一味只想享樂的卜霞，不耐煩獨守空幃，也不念她對夏洛夫的山盟海誓，漸漸地不安分起來。正巧德國強盜狼奔豕突，打到了烏克蘭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，卜霞碰到顧爾泰上尉，就老着面皮，背夫叛國，做起他的臨時太太來。自然卜霞做夢也想不到顧爾泰在德國，早已娶了太太，而且有了兒女，她以為夏洛夫永遠不再回來，自己從此可以一直跟着顧爾泰，一雙兩好過日子。顧爾泰還用甜言蜜語哄騙她，說將來帶她到德國去，在故鄉的教堂裏正式結婚，就可白頭偕老。事實上顧爾泰那裏有過這樣的念頭，反正他送給卜霞的絲襪子和皮大衣，原是搶來的，跟卜霞吃的可可糖和法國酒，又是部隊裏配給的，自己根本不要花一個錢，樂得把她玩弄幾時。這兩三個月裏，卜霞一直跟着顧爾泰走，說是男貪女愛，叫人聽了都噁心。此刻他們住在費老大娘的房子裏，不單是費老大娘從來不跟她好聲好語說話，就是卜霞走到外面去，村莊上的人睜大眼睛看着她，比看德國強盜還刻毒。其中只有一個同國的人，曾經鬼頭鬼腦地跟卜霞說過幾次話，滿口太太長太太短的，卑躬屈節，一副下作的奴才相。看官，你道這個人是誰？他跟卜霞一樣，也是個叛國事仇的「奸賊」，現經德國強盜委派當本村村長，姓名叫做賈波里，關於此人，後文再表。且說卜霞走到司令部裏，衛兵看見她是上尉的姘頭，馬上放她進

去。那時候顧爾泰正在審堂，被審的是一個中年女人，頭髮已經有點兒花白，還挺着足月的大肚子。原來這個中年女人，姓名叫做奧立娜，丈夫從軍已經陣亡，她懷着身孕，就跟着本村的游擊隊到樹林裏去。游擊隊裏的人都是年青小夥子，奧立娜給他們做飯洗衣，裏傷治病，種種照料他們，端的像是一位慈愛的母親一樣。那些年輕的戰士，全趕着她叫聲「好媽媽」，她看到自己有着這批英勇果敢的「兒子們」，心裏也覺得格外高興。在風雪漫漫的黑夜裏，奧立娜也跟着游擊隊員去襲擊敵人，轟炸橋樑，搞得有聲有色。可是她懷孕已經足月，快到臨盆的日子，樹林裏長林豐草，荒荒涼涼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那是不能做產的。因此在前兩天，奧立娜悄悄地一個人暫時回到村上，準備在自己家裏做了產，再回到游擊隊裏去。不料事機不密，她回家來的消息，給那個狗頭村長賈波里在後門口聽到了。他正想向新主子邀功，抓到這個機會，怎肯放過，馬上去報告了顧爾泰。顧爾泰爲着游擊隊神出鬼沒，吃足苦頭，早已恨得牙癢癢的。雖然十幾天之前，也是由賈波里告密，在村莊上抓到一個想去當游擊隊的青年，名字叫做阿柳的，把他絞死，掛在廣場中的木架上示衆，可是這一下更加深了蘇聯人民的仇恨，游擊隊愈加活躍起來，把德國強盜弄得手忙腳亂。此刻顧爾泰抓到奧立娜，看她是個正待做產的中年婦人，料她一定吃不起苦頭，經不住威嚇，準備好好地把她擺佈一下，叫她招供出游擊隊的巢穴來，然後調兵遣將，一網打盡。且說顧爾泰把奧立娜從早晨審起，整整審了好半天，那一連串的問題，總是翻來覆去。好一個奧立娜，她是那樣的鎮靜；

關於她個人的問題，她是老老實實地回答了顧爾泰的：十月革命之前，她在地主的莊園裏做活，給老爺割麥子，擠牛奶，革命後參加了集體農場，丈夫在戰爭開始時候就陣亡的；她已經四十歲，還不會有過孩子，只有腹中這一塊血肉；她很早就加入游擊隊，在上星期也炸過鐵橋，現在回家，想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下來。除此以外，她緘口如瓶，什麼都推個不知道，顧爾泰休想從她的嘴裏，打聽到關於游擊隊的一絲消息。這一下，真把顧爾泰氣得七竅生煙，想不到這個鄉下女人，竟是這樣的調皮！他拍了一下桌子，正想發作，才抬起頭，正看見卜霞闖進辦公室來，不由得不高興地問道：「有什麼事情？」卜霞吐出嬌滴滴的聲音說：「沒有什麼。我想你了。你馬上就完了嗎？」顧爾泰把她拉到窗口，氣憤憤地低聲說：「我不是對你說過好幾次嗎？叫你不要到這裏來。你看，這成什麼樣子！我的公事還沒有辦完呢。」卜霞原想來報告費老大娘的祕密的，現在看見顧爾泰有點兒生氣，也就把話縮回，只是撅着小嘴唇撒嬌說：「我悶得要命，等你回家去一同吃一頓中飯也好。這裏的公事難道不可以叫別人辦嗎？」顧爾泰說：「別人不能辦。這個老女人是女游擊隊員，你明白嗎？」他指了指站在桌子前面的臬立娜。這時候卜霞才注意到這個鄉下女人，看她臉上已有縐紋，頭髮花白，挺起大肚子站在那裏，好像連氣也透不過來，她的粗布頭巾和外衣，全放在旁邊的板凳上。卜霞看了，幾乎笑出聲來說：「好一個女游擊隊員！你看她就要生產了！」顧爾泰斬釘截鐵地說：「是的。你走吧，我就回來。」卜霞伸出她的小手，撫摩着顧爾泰的衣袖說：「

親愛的顧爾泰，讓我坐一會，聽一聽，好嗎？對你有什麼妨礙嗎？」顧爾泰拗不過她，只好說：「好的，你坐吧。不過聽起來也是很乏味的。」他隨手拉過一把椅子給她，卜霞解開大衣的扣子，就大模大樣，坐了下來。她懂顧爾泰在內心裏，對於游擊隊很是害怕，事實上游擊隊的活動也確是厲害，可是想不到這個平平常常的大肚子鄉下女人，也會是游擊隊員！照卜霞想來，那些游擊隊員，一定是一夥彪形大漢，臉上長着又濃又黑的絡腮鬍子，手裏握着雪亮的大斧，在樹林裏東闖西撞，叫人看了發抖，現在這個平平常常的鄉下女人，竟會是游擊隊員，不是笑話嗎？她聽得顧爾泰正在用死氣沉沉的聲音，一句句問她，奧立娜也是一句句地回答，說的都是千篇一律的話。卜霞聽得不耐煩，不由得連連打着呵欠。可憐奧立娜站了三四個鐘頭，已經疲倦得要命，她只覺得兩腿酸痛，背心上冷汗直冒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金星亂舞。但她還是咬緊牙關，忍受磨難，不肯吐出半個破綻來。這時候顧爾泰說：「你是快要做母親了。你說呀，游擊隊藏在哪裏？」奧立娜的耳朵裏嗡嗡作響，只聽到母親兩個字。她想到自己已經是母親了，那批小夥子游擊隊員，不是全對她叫聲「好媽媽」嗎？豈有母親出賣自己孩子的！於是她堅決地搖搖頭說：「我對於游擊隊一點兒也不知道。他們全走了。」審問了好半天，還是這幾句話，惹得顧爾泰性起，馬上握緊拳頭，喊一聲：「來人！」一個兵士走進屋來，行了個禮，顧爾泰吩咐他說：「把這個婆子帶到敝棚裏去，讓她凍一凍，或許會清醒過來的。」吩咐完畢，他關上抽斗，回頭對卜霞說：「走吧，卜霞，咱們吃飯去。」無恥

的卜霞，馬上挽着顧爾泰的臂膀，高高興興地走了出去。她在屋裏坐了好一會，現在走到外面，一片皚皚白雪，把她的眼睛都映花了。這時候顧爾泰抬起頭來，突然喊了一聲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卜霞站定了，向顧爾泰指點的地方看去，只見前面遠遠的地平線上，橫亘着一道長長的半圓圈，五光十色，煞是好看，它的背景，是澄藍的天空和潔白的大地，這樣的畫面簡直是漂亮極了。顧爾泰嚷起來說：「這是虹！你們這兒冬天也有虹嗎？」卜霞搖搖頭說：「不。我就從來不曾瞧見過。走吧，站在雪地裏，我的腳都凍僵了。」顧爾泰還嘮叨地說：「據說虹是吉兆……」卜霞不耐煩地扯着他的衣袖說：「虹就是虹，管它什麼吉兆不吉兆的。」他們回到家裏的時候，看見費老大娘也正站在屋前，仰着脖子，聚精會神，在望那道彩虹。顧爾泰一邊還在對卜霞說：「據說虹是吉兆。」一邊走了進去。費老大娘聳聳肩，自言自語地應了一聲道：「是的，據說虹是吉兆。」她還是一眼不霎地望着。這條彎彎的彩虹，高拱在那裏，正像一座凱旋門。費老大娘想：如果真的虹是吉兆的話，紅軍一定會凱旋回來的那一天。她愈想愈高興，不由得出了神，也忘記了方才卜霞恫嚇她要報告顧爾泰那會事。正是：爲育遺孤落羅網，預祝勝利現彩虹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